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悔過卷之十六

勿謂鏡無塵垢去依然塵在共知月有飛雲開仍見兎魄昔阿羅漢半出綠林而大豪傑曾班蛟虎乃知放刀成佛只在念頭一轉所慎無以一眚棄終身也纂悔過第十六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下將彀弩射之道有行者梁君咄止之行者不止白鴈群駭而飛梁君

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曰此人宜殺之葢鴈雞得人易得孰謂人爲貴哉梁君悟乃與龍上車歸因歡呼曰樂哉人獵惟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晉周魴之子處膂力過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義興長橋蛟幷子爲三矣處

曰若害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朞年州縣交辟終爲忠臣孝子

王韶以取熙河功致位樞密晚年悔之甞遊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死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前輩學佛忽一日逢於寺座中韶復舉前話衆荅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

爲何如刁曰但打得賢心下過便自無妨韶曰今是打得過否刁曰打得過時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疽發背終日闔眼醫者欲看眼色令其開眸韶曰安敢開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死語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得已而佳兵鮮不坐此

陳正爲大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正曰

臣有三罪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炎燔不能焦髮臣罪一也匣出佩刀日砥礪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視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光武憬然悔悟乃罪黃門而釋正

沛國周氏有三子瘖瘂不能言有一人就門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其人曰君有罪可還內思之否曰記爲小兒時當窗有燕巢

中有三子母出取食因取三蒺藜各與之吞即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悔責其人曰此即是也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見即皆能言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箇悔字

常想其自悔之時行事必多斟酌常畏及人尤之日應酬定少乖張

古教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又到我似此等說話那箇不得知只是不肯修緣有三種累第一無問僧俗男女各各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爲家火所累天下人遭這三種累忙了一世鬧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無量大小惡業只是不悟耳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禍烈矣而初不過起於執拗不悔之一念所謂訑訑距人千里者當時亦但快一時之意而不虞害至此極也

宋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久之內侍王繼恩問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悞失史官必書之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叩殿稱有急事上急出見之及奏

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上怒以鉞斧柄撞戶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

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悔終成善士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常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

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頴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刼邪淵便泣涕投釰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

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裏人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

文清先生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王藻爲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鬻獄所得因遣婢餽豬蹄十臠及歸詒云送十二臠藻怒

婢所竊酤掠之不勝痛詠伏遂杖逐之妻曰
君日持錢歸我疑鍛鍊成獄姑以婢事試汝
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
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矍然大悟汗流
浹背因題壁曰枷拷追求只為金轉增寃債
幾何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
即罄所有散施棄家學道後飛昇賜號保和
眞人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大勇者不能。

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遊畋。父思曼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見思曼乃放鷹。紲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聞二十而

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翻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鬱爲名士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垂涕曰非卿幾成殘忍刻薄之舉矣立左遷京杲

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苦孔之卓出揚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為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淩轢同輩

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可不悔思

出晝與鄒浩善元符間晝監廣利門浩除言官浩諫廢孟后立劉后事得罪二人留連三日臨別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自滿士所當爲未止此也

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

薛居正卒。太宗親臨其喪。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仇覽為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

讀之元深自感悟到母床前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云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相向而泣於是元遂修行孝道便成佳士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這便是一箇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乎時忿懥渙然氷釋這便是一

箇善變化氣質的様子。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嘆善難而惡易也。舉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楚莊王有愛馬。病肥而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而仰、天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

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椁楩楠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是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椁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稉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

馬屬太宮曰無令天下久闕也

太宗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卽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賜玄素綵二百疋

韓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

車問之李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母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

章惇妻張氏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

李廣數不封侯。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功取侯者。何啻數十。而廣竟無尺寸功得封邑者。豈吾相不當侯邪。且

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

唐玄宗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給事中韋倜於野中得熱酒一壺跪獻馬前數四不爲之舉倜思乃注於他器自滿引於前玄宗曰卿以我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悔之因以爲戒迨今四十餘年矣未曾嘗酒味指力士近侍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

昨非菴日纂方便卷之十七

路逢險處爲人開一步周行便覺天空海濶遇到窮時使我留三分撫恤自然理順情安蓋甘苦唯易地周知而痛癢以設身立見有能廣開便門隨見蓮生火宅纂方便第十七

昨非菴居士鄭　瑄識

宋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公

不欲絶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宮
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
出貲嫁之仍處女也

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飲酒吏誤以醋供迪簡
以李景略令酷發之必死乃强飲之吐血而
歸軍中人聞皆泣感

李琮爲湖南觀察使漁者獻巨鯉琮命家人烹
之腹中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因索衡

山縣近日文書視其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召衡山令携印閱之果新鑄也琮屏人詰之令伏罪曰舊印爲人竊去某與吏並憂刑戮乃潛命工人爲之今唯俟死命也琮爲秘其事碎新印令齎舊印歸縣罕知者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

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爲假宮之長上及侍宴
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覘上問故公主
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此人使阿布思眞逆
人其妻亦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寃邪豈
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妾深以爲不可上亦
憫惻爲之罷戲

齊貧女徐氏與鄰婦李氏合燭夜績徐貧而燭
不屬或謂李曰徐燭數不屬請無與夜績徐

曰妾以貧故起常先臥常後掃室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爲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明去一人燭不爲益暗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鄭曉爲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承筐以將而上覆以茗公直謂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擊柝語公公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篚如初出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適乏

茗故拜君惠項入內詢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合僕夫自本家巷口掃雪爲逕路躬立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之爲煖寒之會

梅少司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狎視令長稍强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攜豚蹄餉公乞爲微負公爲烹蹄設飲使召

負者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償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慼頷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鬻而子與而妻持鏹來雖然吾爲汝泣每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一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淒辭悉繳爲之破券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楊翥少孤貧與兄戍武昌爲鄉校師楊文貞公士奇漂寓武昌偶憩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餘里不厭隣人作室簷溜落翥家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隣人産子翥恐所乘驢鳴驚之即鬻驢步入廟文貞公落新第亟邀登堂曰舍

初成須得吉人首臨之

孔鏞爲諸生時家赤貧饔飧不給每詣學則買二餅充饑五聖閣有道媪見其旦晚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媪心憐之謂曰吾家晝則有齋夜則有燈秀才肯僑居此乎公從之遂得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媪巳卒公斬衰冠送葬焉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

求一時援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夏翁江陰巨族嘗舟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其舟濺及翁衣其人舊識也僮輩怒欲毆之翁曰此出不知耳因好語遣之及歸閱債籍此人乃負三十金無償欲因以求死翁爲之折劵

魏太祖馬鞍懸於庫柱爲鼠囓吏懼死鄧哀王

冲以刀故穿單衣如鼠嚙者謬爲愁色太祖問之冲曰俗以鼠嚙衣爲不吉太祖曰妄言耳俄庫吏以嚙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而嚙況鞍懸柱乎遂不罪之

吳中饑范仲淹縱民競渡日出宴湖上又召諸寺僧諭之曰饑歲工賤可與土木於是諸寺興工至倉廒吏舍日役千夫杭得不饑凡出遊者必力足以遊者也遊者一人而賴遊以

活者不知幾十人矣向時吾郡大荒當事者以歲儉禁遊船富家兒率治饌僧舍為樂而遊船數百人皆失業流徙不能廳時方便者類如此

江南計吏止傳舍及就路以馬踐草瀉井中謂不復再過不久復由此飲遂為胥時莝刺喉而死後人為戒曰千里井不瀉莝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

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王去非家居教授束修有餘輒分惠於人比隣有喪忌東出西北又皆人居南則去非家也乃壞蠶室使之南出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兒爲客未歸訪之果

然。公曁白岩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愿。豈。有。敢。陋。者。耶。此。必。心。極。幽。戀。使。之。然。耳。體。悉。人。情至此誰不願為之死乎。

陸平泉先生勸方便十則云。尋方便在濟貧。饑寒。良可憫。推解莫厭煩。尋方便在敬老。先景迫桑榆。居食須安飽。尋方便在息爭。羣小。喜相、攜、和、調、伏、端、人。尋方便在申枉。鑒彼覆盆冤。周旋脫羅網。尋方便在憐才。美哉後來儁

勿惜齒牙推尋方便在矜愍昏柔莫輕御啓
翼須勤渠尋方便在撫孤伶仃悵無依顛危
亟相扶尋方便在撫下僕役皆人子百事從
寬大尋方便在掩骼白骨雖已朽游魂實堪
哀尋方便在除惡寧獨恐斯人惡除良民樂
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
暴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極之時其操
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

捉之不怒控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
噬之禍將不可救

熊恭簡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
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
公還京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
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
與張乖崖納侍女之事頗相類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

收彪下獄使滿寵按之孔融與荀彧囑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辭此人有名海內若不明加罪必大失民望操於是即日赦彪初彧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之曲全

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魏徵諫曰

臣聞使臣以禮令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絶纓之臣陛下曾二君不逮乎乃止

羌合兵伐胡校尉鄧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謂以夷攻夷縣官收利不宜禁護鄧訓曰不然自張紆失信衆羌大動屯兵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今因其

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我用遂令開城及所
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
所得因解去由是諸胡皆言鄧使君待我恩
信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羌
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
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
愈者非一訓病卒羌胡旦夕臨者數千人戎
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

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龐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統荅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將爲善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刼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

率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
怒富弼議欲誅約仲淹曰兵械足以戰守遇
賊不禦而賂之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
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醵
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有
慍色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
下柰何欲輕啓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
保也

杜衍爲政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自言歷知州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令自新其有文學政事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

梁王使人陰刺袁盎天子使田叔等治梁事叔至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梁王不伏誅是漢法

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爲之者獨幸臣羊勝之屬耳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

高仁厚既破韓求十三寨卒皆迎降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

曹操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其父母兄弟高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猥復重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逃亡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稱善久之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强娶已女爲妾及貸

氏錢不償者宋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

朱雋少孤母常販繒爲業雋以孝養名好義輕

財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償乃藉母緡帛爲規解對母失産業深恚責之償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

曹參爲齊相國治尚清淨及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相舍後園

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而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范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視事之始進

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

卓茂爲密令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受乎或汝自以恩意遺之也人曰吾遺之茂曰遺之吏何言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往遺遺而受

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鄰里長老歲時尚致餽遺況吏與民哉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禮義以相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既如此律何故禁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范仲淹每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一筆勾之富弼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

薛宣爲太守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慙愧官屬善之郡中清靜

唐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宰相言其清今既賣珠舉者豈得無罪魏徵曰在朝諸臣清貞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兒子至不能存立陛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自不爲貧妻子賣珠有何罪而責其舉者乎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

宋真宗時后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王旦曰此人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占問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矣

黃霸治潁川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郎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或問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凡治道去太甚者耳

宋時輦運卒有私質市者上聞之曰倖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篙工楫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蒙正對曰水至

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愛善惡也若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告以愼勿擾耳

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旦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騃邪眞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騃爾遂不問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成祖時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送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

解卽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